

上海爷叔哪里聚聚

孔明珠

近期频繁去一家海派西餐馆,那家店好吃不贵,装修老上海欧式风,颜色多用暖色调,墙壁上的画与照片,吊灯与台灯似曾相识,长条餐桌靠背椅,坐下来用餐一点没有压迫感。

餐厅日间连续营业,午餐时间过后常常也有人进来点餐点饮料吃。那天延宕晚了,发现餐厅外露天座上好多上海爷叔,玻璃面小圆桌上放一壶茶两只杯子,有的是自带的高腰玻璃瓶,泡着枸杞菊花黄芪之类的养生茶,三三两两抽烟聊天。原来就是刚才点了套餐吃完的老客人,移坐室外继续。

西餐馆隔壁是同一个老板开的面店,日本居酒屋风格,砖墙,樱花加纸灯笼,扎染的青白布幔,整块木头定做的长餐桌,高脚椅,面有十几个种类,中西合璧,日式风味都有,应季变更菜单,随时调整口味。这家店同样日以继夜营业,有固定的回头客。上海爷叔坐着坐着立起来动动,看见面馆新菜单,盘算明天中午过来这里尝味吧。

最近经常听见一句“上海文化就是咖啡文化”的话,家附近的大小马路像约好了一样,都夹着花开了咖啡馆,意式咖啡机器现磨的,巴西豆子手冲的。窗口向外翻面向街道,客人镜框展示的门口扔着草垫子随便坐坐波西米亚式的,以手工冰激凌为主打兼营咖啡的,应有尽有,煞是好看。

要问上海爷叔们喜欢喝咖啡吗,有喜欢的,老克勒式深度爱好者说起来头头是道,但有一半对咖啡是摇头的,喝养生茶年龄之前他们是喝绿茶的,对每年的新茶趋之若鹜,碧螺春、龙井、毛峰,普洱茶也追过几年,到爷叔前面加了“老”字后,夜里翻来覆去困不着,像吃菜一样,渐渐趋于追求清淡,原来喝咖啡喝浓茶的改保暖杯泡养生茶了。

喝茶喝咖啡不光是解渴,茶馆、咖啡馆还有社交功能,男女约会、同学相聚,网友第一面,海外来客递东西等等。请人晚上喝一杯大致是指茶馆相见。旧时文人爱解茶馆,听过陆



秋果 (瓷版画) 丁小方

澹安先生当年在几家上海报纸上开专栏连载,头晚没完成,一早去茶馆中赶稿子,写完差茶房当即送去报馆排版的故事。小说《繁花》等文艺作品里都有男女主人公在茶馆、咖啡馆演绎的情节。我小时候上海还有过很多专门烧水供应的老虎灶,家对马路四川弄弄堂口有家老虎灶,店堂里摆一两张方桌,有附近老熟客一开门去孵老虎灶歇脚、茄山河。广东爷叔香港爷叔有去餐馆饮早茶的文化,一盅两件适适意意消磨时辰,上

海人好像少有这样的习惯,上海爷叔退休以后也会被分配到家务,一早去买小菜或者接送第三代上学,当然双手荡着,福气好的爷叔也不少。

当年上海市区一些老街被拆迁时,上海爷叔老大不情愿的一点就是失去日常聚会场所,弄口、街边,附近小酒馆,价格实惠的面店馄饨店,到了新地方大家进了公房、大楼“格子”“笼子”里,交关愜气。人是群居动物,正常人都愿幽闭。上海爷叔毕竟是拎得清的一代人,他们从年轻时就锻炼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,搬到再远,也会从坐大商场定时接送大巴到坐上四通八达的地铁线路,再到微信拉群约着市内聚餐、长三角旅游,活得越来越滋润。

我望着露天座这些穿着清爽,眼神淡定,说话音量控制得很好,握着养生茶的上海爷叔们,仰在圈椅内,时不时向老友发圈高见,不知怎么的,一层薄泪盈眶,我想说,我们城市里给他们留的公共休闲空间是不是还应该更多一些,咖啡馆固然应该开,其他消费水平不高,能坐下来的休息的地方还能多一点吗?我家附近有几个绿化角,原本每天积聚着下棋、打牌的老爷叔,近期改造后干净漂亮了很多,五星级卫生间也有了,但是石凳少了,树荫稀了,上海爷叔只能走过路过,轻叹一声,掉头回转屋里去。还有以前上海爷叔们喜欢的花鸟市场,鲜花集市,旧货

序伦交往颇深,有话要说。几天后,我便收到了宗英老师寄来的雄文,300字一页的文稿纸整整28张,谈她与这位中国近代会计之父、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办人潘序伦的往事点滴。

宗英老师喜欢读书,对通俗小说也来者不拒。有段时间悬疑侦探小说很火,她还特意写信让我找一些给她瞧瞧。那时候,悬疑小说家那多的《百年诅咒》刚刚出版,我就请那多给宗英老师寄了一本去。没想到宗英老师读完后,还写了这本小说的书评。

我之后很久才知道,宗英老师在家里的那次摔跤,对她身体机能的损伤很大,特别是记忆力方面。朱鼎成和我说了,为了锻炼宗英老师的记忆力,他就考她背诵古诗词,而“共看藕如船,同食枣似瓜”则是宗英极其喜欢的一句。

我在灯下看冯亦代的字里行间,不知怎么的,竟然也看到了字里行间的宗英。

宗英老师一生洒脱,朱鼎成手中有一本宗英的签名本,据说当时签赠的时候未备名章和印泥,宗英便用唇膏按其手指印替代了。

共看藕如船

沈琦华

手里有一本冯亦代先生的小书《色彩集》,前段时间正巧翻出来,打开瞧瞧,忽然想起这是黄宗英当年赠我的,书里上还有她题写的“共看藕如船,同食枣似瓜”。

宗英老师去世快一年了,我是2002年通过传记作家罗银胜认识她的。后来宗英老师在家摔了一跤,身体状况时好时坏,便一直住在了华东医院。恰巧她的主治大夫之一老中医朱鼎成也是我的好朋友,就这样机缘巧合。有几年,我和宗英老师联系得很频繁,几乎每月都通信,我寄一些报纸和书籍给她,她会写一些随笔小品寄我刊发。直到现在,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宗英老师的通讯地址:华东医院东楼17-13。

想想那几年宗英老师也是苦闷,一个人住在华东医院东楼的小室里,不得擅自出户。有聊胜无聊,她是极其欢迎故朋旧友前去闲论今古的。吾等小辈自然也喜欢听她学说学问说闻。宗英老师一生多姿多彩,见识广博,也曾是参差芜杂,入陪清宴,出侍宸游的人物。记得有一次,我与罗银胜去见她,宗英老师指着银胜兄新出版的《潘序伦传》说,她与潘



从前深秋,上海水果店门口架起一口大锅煮菱,木桶热气腾腾,老乌菱香飘满街,沪人买菱,剥菱,吃菱的旧景,现在看不到了。菱,陂塘鲜品,生于水泽,又名腰菱、水栗、菱实等。古籍记载:“其叶支散,故字从支。其角棱峭,故谓之菱,而俗呼为菱角也。昔人多不分别,惟伍安贫《武陵记》以三角、四角者为菱,两角者为菱。”菱以色分,有青菱、红菱、紫菱、绿菱、白菱、乌菱等,浙江嘉兴南湖,江西南昌,抚州等地有三角菱。南湖菱外形圆润无角,扁似馄饨,其皮色翠绿,两端圆滑,并以皮薄、肉嫩、汁多、甜脆、清香为特色。1959年3月,浙江省考古部门挖掘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时,发掘出炭化无角菱。有一种微小野菱,色黑,壳坚,可以当挂饰。1966年深秋,我在南汇盐仓人民公社三秋劳

动,菱塘里青褐色的菱草浮在水面,农民用长竹钩起菱草,几只褐色大腰菱露出水面,第一次看到出水菱角方有趣。走去南汇古镇的公路旁都能看到菱塘,那年头惠南古镇荒凉,旧房矮平,

菱池如镜净无波

杨忠明

一处小店有卖煮熟的老乌菱,我买了一包边吃边看景。

夏季月夜观赏白色的菱花是一种享受,假如说荷花是大家闺秀,菱花则是小家碧玉,菱花不张扬,不争艳,在月光下舒展它平淡素洁的自然本色,夜深,菱塘寂寂,水色漾漾,波光闪闪,野禽飞鸣而过,游鱼噼啪有声,意境绝妙。我曾在苏州乡下看采菱,秋天,一只只圆木桶里坐着村姑,飘荡在铺满菱草的菱塘

里,采菱人优哉游哉,巧妙掌握木桶平衡,侧身,低头双手拨开菱草,飞快采菱,手势熟练好像弹琵琶,秋风里,桂枝飘香,菱塘边,青蛙呱呱叫。诵读白居易《看采菱》诗“菱池如镜净无波,

白点花稀青角多。时唱一声新水调,漫人道是采菱歌。”白居易描绘了古人采菱场景的一抹清韵。昆山锦溪特产“水红菱”,锦溪人吃菱讲究,所谓“鲜菱煮藕”,从不吃隔天摘的菱,所以菱农们都要早下湖,把当天采摘的“水红菱”送到市场。我的朋友苏州美食家华永根大师说:“水红菱于中秋前成熟。苏州人特别爱吃水红菱,剥去外皮,将菱肉送入口中,一股清香沁人心

脾,菱肉脆嫩,用牙轻轻一碰即碎落满口,汁液四溢,让人满口生津,欲罢不能。熟菱可作蔬菜,葱油水红菱等,把水红菱出肉后打片与鸡片、鱼片或肉片等搭配爆炒,制成红菱鸡片、红菱鱼片或红菱肉片等,清爽又鲜美无比。”我曾在苏州吴江老镇源酒家品尝过华大师亲自主厨,烧出一等一流的“葱油水红菱”,滑嫩无比,鲜脆爽喉。

我喜欢观赏程十发先生绘的菱花游鱼图,花青藤黄加点水,寥寥几笔,挥洒出水里的菱草菱花,两条游鱼嬉游波中,若隐若现,墨色交融,线条老辣,大家手笔,真趣无限。



临水的香蒲蒲丛深深,清风过处,有一种蒲子特有的香气。

十日谈

宛在水中央

责编:杨晓晖

“一唱雄鸡天下白。”长夜漫漫,伴随着鸡鸣声声,光明来到了人间。但半夜鸡叫,有违天时,黑夜不会变成光明的。这个沉沉的“夜”字,也不见有个黑字做伴,竟能够传递出晦冥、幽黑、昏暗的气息,指称从黄昏到黎明前那一段时间,其中有何神来之笔?

“人之臂,亦也。从大,像两亦之形。”夜,字源表明,来自古字“亦”,即大字形的人左右各一撇,以指事符号表示人的双臂靠近肩膀的两侧部位,也就是腋窝。由于它具有对称性,所以相似、雷同的义涵就非常直观地表达出来,意思与“也”相同。后省去右边一撇,添上表示黄昏的半个月亮“夕”,所谓夕形或月形、亦省声,由此加以组装并会意,胳肢窝的部位特征和特性便呈现出来,也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的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特征。

由“亦”到“夜”,古代造字先贤似乎具有超级联想功能,将汉字连比带划的象形、会意、指事功能发挥到了极致。人的左右两臂又暗又黑的地方是什么?不正是胳肢窝吗?所以当“亦”字以身许“也”后,“夜”的字形恰恰呈现了胳肢窝的诸多特征。胳肢窝与黑暗相关联,“亦”与夕形或月形的组合,无非进一步确认了“夜”的所指:身体部位和黑暗。在字形演变中,被赋予黑暗义涵的

电器街很多不知所终……很显然,上海人素质提高,城市文明现象比比皆是。也是散步所见,一些新开的咖啡馆、面包店设计成开放式,门口有不少吸烟座,漂漂亮亮的,不吸烟的坐一会儿透气,没有服务员一定上来让你点单。店外放条凳、坐垫,鲜花绿草的小店主善良之心可见。一家窗洞中伸出“熊爪”卖咖啡的店,因为有残障服务员,吸引了众多年轻人争相排队,这些感人的故事天天在上演。一个具有多元化文化的城市,还应该考虑更多群体的需要。

上海爷叔,没有人会忘记你们年轻时对国家对城市的付出,市民生活越来越好,等疫情过去,有空哪里聚聚。

小时候,大上海的弄堂生活最迷人的时段莫过于八月。盛夏傍晚的十字街头,纳凉的人群如溢出澡盆的水,从形形色色的门洞中流出,迅速占满马路边角,或摆摊下棋,或躺椅而卧,或围坐小酌,占蝉鼓噪,市井百态,尽收眼底。弄堂门口的26路公交车是上海人记忆中的“活宝”。这是一条横贯城市东西的线路,一头连着淮海路的喧闹,一头系着徐家汇的文雅,在武康大楼下的六字交叉路口,离开大马路,一侧身斜入僻静的天平路,向西南的天主教堂奔去,留下的这一片分水岭,便成了狂欢地。

夜幕降临时,也是上海屋檐下最为灵动的时候。弄堂里的小径七拐八歪,加盖的房屋都是层层叠叠,分不清面目,屋内的摆设却清清楚楚,敞开着房门。七十二家房客户户点火,迎接放学和下班;家家起灶,操练柴米油盐。孩子的打闹、小贩的吆喝和主妇的吵架,热气腾腾,此起彼伏,张家的衣服要收了,李家的煤球不够了,王家的晒台漏水了,赵家的马桶要倒了……所有的生计在此刻交汇,每家的日脚在此处碰撞。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都市里的村庄,70%的上海人居住在弄堂,他们早已习惯了摩肩接踵,孜孜不倦地呵护着这一方的习俗、方言和烟火气。

没有什么车,夏夜的马路便属于市民。人头最多的是路灯下,每一盏昏黄的灯下,都有一个江湖。起先,“大怪路子”的牌局和“四国大战”的棋局,各分天下。打牌的大多生猛,赤着膊,围观的人也不敢多语。后来,随着牌局从邻居间的切磋演化为弄堂间的对抗,“大怪路子”的牌局蔓延开去,“不归汉”越来越多,引得无数主妇赶上马路,那时,真是遍地英雄下夕烟。上海的滑稽剧团还创作了一部经典独脚戏,剧名就叫《路灯下的宝贝》。

人气最旺的在电波中,每一台小小的收音机,都是一个世界。夏日纳凉是快乐销魂时,每个人都可以是“空中的梦想家”,在袁阔成、刘兰芳的评书中熟读三国、岳飞;在《说说唱唱》曲艺节目中和马侯、姚周南北大师相遇;在《简·爱》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等电影录音剪辑中,被邱岳峰、童自荣、刘广宁迷得神魂颠倒,后来有了《滑稽王小毛》,石库门里的马路天使走进了广播剧。

最热闹的夜,当然属于电视。它的出现,预示着弄堂生活的重大转变,即公共空间的诞生。电视机是稀罕物,白天锁在柜子里,晚上拿出来示人。各家各户端坐小板凳,拿着蒲扇,围坐屏幕前,成了全家老小的一种仪式。为了排队占座,常常还闹出邻里纠纷。每逢世界杯的夏夜,弄堂的气氛便热烈得像沸腾油锅,午夜时分,传来一阵欢呼,又一个球进了!球迷的亢奋不断扰动着清梦,弄堂门口公共厕所前的空地,成了临时议事厅,爷叔们意犹未尽,三两成群,头头是道,每个人都是乌鸦嘴“贝利”,每个球都是“上帝之手”。就这样,电视机从九英寸看到十二英寸,主角从罗西聊到马拉多纳。似水流年,弄堂的孩子一天天长,世界杯也成为其永远的记忆。

弄堂,如今已成往事,弄堂里的人,也日渐凋零。我无法给我的孩子讲弄堂里的故事,那是不可触摸的时光。每年到了八月,总还是莫名怀念起弄堂,毕竟,我们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原乡人。那时的夜,不成市,但处处是景;不成寐,却人人皆狂。

八月弄堂

金涛

